

名家推荐

2002年
最具阅读价值
散文随笔

程德培 主编

韩少功 苏童 叶兆言 方方 徐坤 等

名家推荐

余秋雨 余光中 张承志 贾平凹 等名家

年度佳作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程德培 主编

名家推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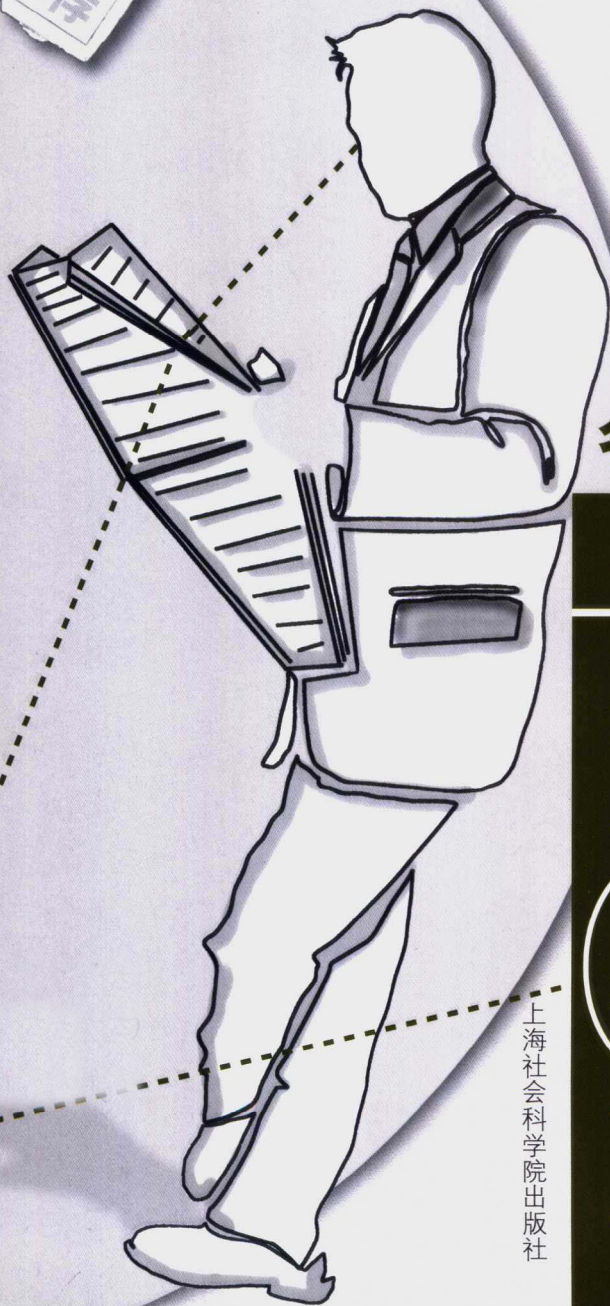
2002年

散文随笔

最具阅读价值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小说
名家推荐
2002年
最具阅读价值
散文随笔
名家推荐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名家推荐 2002 年最具阅读价值散文随笔 / 程德培主编. — 上海: 上海
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3

ISBN 7-80681-177-X

I. 名... II. 程...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
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20420号

名家推荐 2002 年最具阅读价值散文随笔

主 编: 程德培

特约编辑: 朱小如

责任编辑: 汝 东

装帧设计: 夏季风工作室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 电话63845741 邮编200020)

(<http://www.sassp.com> E-mail:sassp@online.sh.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杭州出版学校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毫 米 1/32 开

印 张: 11.5

插 页: 2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3 月第 1 版 200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10000

ISBN 7-80681-177-X/I · 015

定 价: 24.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名家推荐 2002 年最具阅读价值 散文、随笔

程德培主编

前 言

2002年的秋天，正是金风送爽的季节，也是文坛收获倍增的最佳时刻。我们特意邀请了当今文坛上最活跃的三十余位著名作家和评论家，来为广大读者推荐2002年最具阅读价值的中短篇小说及散文、随笔之作。

虽然，文坛上每年都会有不少年度最佳小说的排行和作品选的推出。但一般来说，有的仅代表着某一专家的个人遴选，有的则代表着某个评奖委员会的评选结果。而我们这三十余位著名作家和评论家们，各自以他们个人的眼光来为广大读者推荐2002年度中最具阅读价值的一部中短篇小说及一篇最具阅读价值的散文、随笔，这在文坛上还属第一次。

方方、徐坤、林白、裘山山、刘雁、戴来，虽然都是女作家，但她们的视野却未必是“女性”的；陈忠实、苏童、韩少功、叶兆言、刘醒龙、熊正良、毕飞宇、鬼子、东西、王跃文、谈歌、荆歌、西飏、艾伟、吴玄等文坛中坚与新锐们的“天南海北”的口味，品出来的自然也是“甜酸苦辣”样样都有；评论家雷达、程德培、李敬泽、王干、王宏图、盛子潮、洪治纲、林建法、程永新、郜元宝、汪政、吴义勤、施战

军、葛红兵等的推荐也与某一专家的个人遴选或某个评奖委员会的评选结果具有许多明显的不同之处。

总之，正是他们这样的热心推荐，奠定了我们编选这套2002年最具阅读价值的中短篇小说及散文、随笔之作的基礎。同时也才有可能使我们摆脱过去惟一的文学评选标准和过于单调的文学审美情趣的局限，较好地反映出2002年的中短篇小说及散文、随笔之作繁花似锦，风格各异，精彩纷呈的特色。

在此，我们由衷地要向这些作家、评论家们表示真诚的感谢！

惟有一点比较遗憾的是，在编辑的过程中出现了整部书稿篇幅过长的問題，我们只能将有些作家的作品过于集中的删减，但我们仍将这些作家推荐的作品存目于后，为此，我们也向这些作家表示深深的歉意！

——编者

目
录

CONTENTS

按推荐作家、评论家的姓氏笔划排列

方方推荐	韩少功=③
草原长调	1
王宏图推荐	黄宗英=③
我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	11
艾伟推荐	刘醒龙=③
性感美国	17
刘雁推荐	李敬泽=③
黑夜之书	55
刘醒龙推荐	丁帆=③
消费时代的性爱与描写	61
西 颀推荐	郗元宝=③
怀念蒋孔阳先生	67
林白推荐	魏 微=③
1988 年的背景音乐	73

东西推荐	张燕玲=⑦
耶鲁独秀	79
江政推荐	费振钟=⑦
与瓦有关	85
苏童推荐	苏珊·桑塔格=⑦
文字的良心	89
吴义勤推荐	蔡翔=⑦
三年生死两茫茫	98
李敬泽推荐	张承志=⑦
匈奴的讚歌	112
施战军推荐	贾梦玮=⑦
张爱玲祖宅	141
洪治纲推荐	王彬彬=⑦
毛泽东对丁玲命运和人格的影响	148
邵元吉推荐	余光中=⑦
泰山一宿	179
鬼子推荐	于坚=⑦
何谓日常生活	189
盛子潮推荐	张加强=⑦
寻找远逝的江南	197
韩少功推荐	庞余亮=⑦
半个父亲在疼	210

程德培推荐	余秋雨=③
苍老的河湾	224
程永新推荐	贾平凹=③
通渭人家	245
雷达推荐	阿拉旦·淖尔=③
萨日朗	253
裘山山推荐	周涛=③
狗狗备忘录	263
熊正良推荐	李晓君=③
影像或独白	296
葛红兵推荐	章培恒、陈村=③
美好的中文	304
附录（代后记）	王剑冰=③
2002年中国散文漫谈	349

存 目

林建法推荐

张承志=著

谁曾经宣言

原载《上海文学》2002年第4期

毕飞宇推荐

王彬彬=著

留在沪宁线上的鼾声

原载《钟山》2002年第2期

红柯推荐

张承志=著

石头的胜利

原载《回族研究》2002年第3期

徐坤荆歌推荐

魏微=著

我们的年代

原载《青年文学》2002年

方方 ② 荐

草原长调

◎ 韩少功

天边最后一抹火烧云熄灭，浓浓夜幕低压四野，长夜便开始在热气骤退的草原上流动。天地间只剩下黑暗里点点流萤，一片篝火。牧民们披上御寒的大皮袄，端起盛满马奶酒的大碗，看着铁皮罐下跳动的火苗，一股暖流自然从肺腑升起涌向喉头，化为一种孤独的声音，缓缓的，沉沉的，滔滔而来。

这种声音是不需要聆听的。草原上地广人稀，极目茫茫，游牧者寻居各自的草场，使最近的邻居也可能在几十公里之外，因此歌唱永远指向虚空，是对高山、河流、草地、天穹的一种精神回应，从不需要他人的理解。相比之下，中国江南民歌的戏谑，西北民歌的倾诉，北方戏曲的叙说，以农耕社会的群居为背景，都是唱给人听的歌，太具有文字属性和世俗气味，不适合在这样的寂静中生长。

这种声音又是期待聆听的。歌声总是悠长，才能随风飘送很远；音域总是自由而宽广，乐符才能腾升云端以便翻山越岭。这些歌声隐藏着一种飞向地平线那边的冲动，如同一种呼号，因此只能是慢

板而不可能是快板，只能是长调而不可能是短调，只能是旋律的回肠荡气而不可能是节奏的复杂多变。在一个无需登高就可以望尽天涯的草原，在一个阔大得几乎没有真实感的空间，一个人的灵魂不可能不喷发声流，不可能不用这种呼号来寻找遥不可及的耳膜。

也许，蒙古长调就这样产生了。

洁白的毡房炊烟升起
我出生在牧人家里
辽阔无际的草原
是哺育我成长的摇篮

.....

一轮红月亮悄悄地升起来。长调潮涌，缅怀故乡，表达着爱情，也记录着历史和知识——哪怕对一匹马的生长过程，也可以用一岁一曲的方式，把马从小唱到大，循环反复的套曲，配合着歌者相互递让的一个酒碗，既是育马的课程温习，也是怜马的悲情倾吐。这使蒙古人成了一个最长于歌唱的民族，精神几乎全都溶解在歌声里，远古“乐”教传统比汉民族延绵得更为长久。人人都是天才的歌手，不论是酋长，还是僧侣或者牧人。以至于他们的善饮，似乎只是为了使他们有更多放歌的豪兴；他们的嗜肉，似乎只是为了使他们体魄更为健壮厚重，更容易在胸腔内灼烤出西方式的美声和共鸣。他们放牧时骑在马背上的悠闲，或者躺在草地上的散漫，则为他们歌唱提供了充足时光，为一切辛劳的农耕民族所缺少。歌唱，加上接近歌唱的朗诵，加上接近朗诵的诗化日常口语，构

成了他们的语言，构成了他们历史上最主要的信息传播方式。在公元十二世纪以前的漫长岁月里，他们甚至没有文字，也不觉得有什么书写的必要。

俄国诗人普希金端详过这个粗心于文字的民族，说蒙古人是“没有亚里士多德和代数学的阿拉伯人”。但这并不妨碍蒙古深刻地改变过俄国，在很多西欧人的眼里，粗犷强壮的俄国人已经眼生，只是蒙古化或半蒙古化了的欧洲人。这也不妨碍蒙古深刻地改变过中国，在很多南方人眼里，雄武朴拙的北方人同样眼生，不过是蒙古化或半蒙古化了的中国人。蒙古的武艺甚至越过了日本海，成为了相扑（摔跤）和武士道传统的源头；甚至越过了白令海峡，融入了美洲印地安人的生存方式以及后来美国人的“牛仔风格”。他们的长调一度深深烙印在其他民族的记忆中和乐谱上。俄国音乐中的悲怆，中东音乐中的忧伤，中国西部信天游（陕甘）、花儿（青海）、木卡姆（新疆）等音乐素材中的凄婉，很难说没有染上色楞格流域和克鲁伦流域的寒冷。从英吉利海峡一直到西伯利亚流行的 sonnet（商籁体诗歌），深深藏在蒙语词汇中，很难说没有注入过蒙古牧人滚烫的血温。

北半球这种泛蒙古的大片遗迹，源头十分遥远而模糊，其中最易辨认的，只是公元 1206 年的“库里尔台”，即蒙古各部落统一后的酋长会议。成吉思登基大汗，热血在歌潮中燃烧，腰刀在歌潮中勃勃跳动，骏马在歌潮中扬蹄咆哮，突然聚合起来的生命力无法遏止，只能任其爆炸，化为一片失控的风暴。后世史学家们的笔尖每到此处也为之哆嗦。马背上的成吉思汗宣布：“人类最大的幸福在胜利之中：征服你的敌人，追逐他们，剥夺他们，使他们的爱人流泪，骑上他们的马，

拥抱他们的妻子和女儿！”于是一个散弱的民族从漫长的沉默历史中崛起，以区区不过百万的总人口，区区不过十二万的有限兵力，竟势如破竹横扫东西南北，先后击溃了西夏、南宋、喀拉汗、花刺子模、俄罗斯、波斯、德意志以及阿拔斯王朝，铁骑践踏在莫斯科、基辅、萨格勒布、杭州、广州、德里、巴格达、大马士革，直到穿越冰封的多瑙河，西抵亚得里亚海岸。人类史上一个领域最为辽阔的国家，随着他们似乎永不停止的马蹄和永不回头的尘浪，突然闪现在世人眼前，几乎没收了全部视野。

巴格达城破之时，除了极少数熟练工匠留下来，八十万居民被屠杀殆尽。征服者比虎豹还要凶猛和顽强，可以举家从军，在缺吃少眠的情况下日夜兼程，三天就扫荡匈牙利平原；可以枕冰卧雪，仅靠一点马血、泥水甚至人肉，就精神抖擞地跨越高加索山脉。他们的皮袋既可以储水，又可以充气后用来过河，再加上炼铁技术提供的一点马蹄掌、弓弩、钩矛和钉头锤，这一类简易粗陋的用具就足以助他们永远地向前，“像成群的蝗虫扑向地面”，“不屈不挠，战无不胜”，“与其说是人，不如说是鬼”（见《马修帕里斯的英国史》，1852）。他们是一支歌手组成的军队，因此习惯于激情的喷发而不是思想的深入，因此不在乎法律，不关心学问和教化，不拘泥于任何作战规程，包括不需要什么后勤辎重。相反，他们的后勤永远在前方，在敌人的防线那边，是等待他们去劫掠的一切粮草、牲畜、财宝以及俘虏，是全世界这个取之不尽的大库房。

这些身披兽皮盔甲面色粗黑的武士，说着异族人谁也听不懂的话，对于世界来说是一群不知来历莫知底细的征服者。但武可立国，治国则不可无文。一个厚武而薄文的帝国，体积庞大得口耳难以相随，首尾难以相应，恐怕一时有些手足无措。成吉思

汗的战略是首先联合“所有住在毡篷里的人”，从而将部分突厥人纳入自己的营垒，但知识与人才还是远远不够。于是阿拉伯人被用来管理贸易和税收，中国人被用来操作火炮和医药，擅长交际的欧洲人则被遣去处理一些外交事务——其中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就给忽必烈大汗当了多年使臣，还在扬州当上地方官。蒙古大汗们并不认为这有什么危险，对美物奇器酒香肉肥以外的一切甚至无所用心。元朝一道刻在寺院石碑上的圣旨是这样写着：“长生天帝力里，皇帝圣旨里：和尚、也里可温、先生、达识蛮每：不拣什么差发休当者，告天祝寿者么道有来……”这一段汉文读来如同天书。其实“和尚”是指佛教徒，“也里可温”是指基督教徒，“先生”是指道教徒，“达识蛮”是指伊斯兰教徒。“每”相当于“们”。全句的意思是：圣上对各种宗教一视同仁，不论你们念的是什么经，只要是告天祝寿的就统统念起来吧。这里的多元共存态度，作为一种官方文化政策足可垂范后世；但粗野杂乱的行文，愣头愣脑的口吻，如同街头巷尾的大白话，驱牛逐马时的吆喝，透出一股醺醺的酒气，哪有堂堂朝廷圣旨的体统和气象，完全暴露了帝国在文化上的粗放。事实上，帝国在文化上一开始就无法设防而且比比破绽，以弓矛开拓的疆土，最终难逃来自异族文化的肢解和吞食。公元十三世纪后期，经过了一百多年多少有些短暂的强盛，一个不擅长文字的民族，一个缺少思想家和学术典籍的民族，从而也就缺乏成熟国家制度和成熟文化控制的民族，迅速被占领区的其他族群同化，在习俗、语言以及人种上皆有消泯之虞。依稀尚存的帝国也大体上一分为三：旭烈兀的伊尔汗国尊奉伊斯兰教，定都北京的忽必烈在中国接受了佛教（喇嘛教）和儒家思想，别尔克的俄罗斯金帐汗国则部分引入了东正教。各大汗国之间争权

内战，腥风血雨，最终耗竭了帝国的生命，其实也是一只军事恐龙在文化四面合围之下的必然倒毙。

像一道闪电，帝国兴也匆匆亡也匆匆，结束得太快，连当事人也来不及想清楚这是怎么回事。除了后世少数学人，对于大多数牧人来说，这一段历史如真如幻，似有似无，扑朔迷离，支离破碎，只是草原长调中增加了一则血色的传说。他们的历史总是传说，更准确地说是传唱，是神奇和浪漫，却不一定是真实，于是大多成为闪烁其辞的“秘史”，充斥着各种“秘旨”和“秘址”，欲言又止，语焉不详，是一堆虚虚实实的谜团。他们是要忘记这一段历史吗？是从来就不需要历史吗？对于他们来说，最真实的一份历史，也许总是潜藏在和声四起时歌手们肃穆持重的目光里，潜藏在音浪高旋时歌手们额上暴突的青筋里，是他们长调中一个音符的颤栗或一个节拍的陡转：

一只狼仰天长啸着
一条腿猎套紧夹着
它最后咬断了自己的骨头
带着三条腿继续寻找故乡

.....

歌手的眼里有了泪光，也有了历史。他们的历史只易被感觉而不易被理解，等待着人们的心而不是脑。

他们的先民重新回到了本土草原，一无所有。先民对世界的摧毁差不多是一种无意识的冲动，正像他们大规模改进过世界文明差不多也是一种无意识的任性而为。东方的火药、丝绸、机

械、印刷术以及炼铁高炉，曾随着他们的背影向西方传播。还有宗教的跨大陆交流，勇武精神的跨血缘渗入，曾沿着他们的泥泞车辙延伸远方。他们并不完全清楚自己做过了什么，直至自己再一次在世界史中悄然退场。这样，当大陆西端的另一些游牧者从草原扑向海洋，目光瞄准了美洲和亚洲的海岸，以远航船队拉动了贸易和工业，东端的这一些弟兄却没有听到汽笛的余音，草原上一片宁静。

欧亚大陆的游牧文明至此东西两分。作为东方的这一支，他们不仅与“亚里士多德和代数学擦肩而过，而且被工业化、民主制度、基督教改革的现代快车弃之而去。直到二十世纪末，他们还只有两百多万人口，书写着一种俄国蒙族和中国蒙族都不懂的新蒙文，是一个特别小的语种。以致人们观察四周的目光，常常会从他们的头顶越过，忽略他们的存在，而一般蒙古人也很难窥探到外部世界的存在。一般来说，语种没有优劣高下之分，但知识生产与经济生产一样，都有规模效益的问题。小语种无法支撑完备的翻译体系、出版体系、研究体系，对思想文化的引进难免力不从心。一个十三亿人口的中国尚且常有出书之难，蒙古出版市场不及中国的百分之一，也就是四、五个县的市场，委实有些太小，难以咽下全世界那么多文化经典。这使我走入乌兰巴托闹市区的书店时，感受到草原文化的缤纷炫目，也感受到起码有学术译介的明显不足。没有笛卡尔全集，没有尼采全集，更没有福柯和普鲁斯特全集，这当然很正常。架上书大多是诗歌（他们主要的写作体裁），大多是配了图画的少儿诗歌（少儿是这里最能形成规模的购书群体），同样也很自然。这使我突然间理解了一切小语种国家知识生产的困难——如果不是考虑到这一点，新加坡多年前可能就不会果断恢复中文的地位，韩国知识界近